墉城集仙錄/卷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墉城集仙錄

◀上一卷

卷九

下一卷▶

魏夫人

魏夫人者，任城人也，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，名華存，字賢安。幼而好道，靜默恭謹，讀莊老，三傳五經百氏，無不該覽。誌慕神仙，味真耽玄，欲求沖舉，常服胡麻散、茯苓丸，吐納氣液，攝生夷靜。親戚往來，一無關見，常欲別居閑處，父母不許。年二十四，強適太保掾南陽劉文，字幼彥。生二子，長曰璞，次曰瑕。幼彥後為修武令，夫人心期幽靈，精誠彌篤，二子粗立，乃離隔宇室，齋於別寢。將逾三月，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、東華大神、方諸青童、扶桑碧阿陽谷神王、景林真人、小有仙女、清虛真人王褒來降。褒謂夫人曰：「聞子密緯真氣，註心三清，勤苦至矣。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。」青童君曰：「清虛天王，即汝之師也。」度明曰：「子苦心求道，道今來矣。」景林真人曰：「虛皇鑒爾勤感，太極已註子之仙名於玉劄矣，子其勗哉！」青童君又曰：「子不更聞上道內法（法字原闕，據明鈔本補）晨景玉經者，仙道無緣得成，後日當會　滌山中，爾謹密之。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、李明兌等，便披雲蘊，開玉笈，出太上寶文、八素隱書、大洞真經、靈書八道、紫度炎光、石精金馬、神真虎文、高仙羽玄等經，凡三十一卷，即手授夫人焉。」王君因告曰：「我昔於此學道，遇南極夫人、西城王君，授我寶經三十一卷，行之以成真人，位為小有洞天仙王。令所授者，即南極元君、西城王君之本文也。此山洞臺，乃清虛之別宮耳。」於是王君起立北向，執書而祝

曰：「太上三元，九星高真，虛微入道，上清玉晨，褒為太帝所敕，使教於魏華存。是月丹良，吉日戊申，謹按寶書，神金虎文，大洞真經，八素玉篇，合三十一卷，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，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。華存當謹按明法，以成至真，誦修虛道，長為飛仙。有泄我書，族及一門，身為下鬼，塞諸河源。九天有命，敢告華存，祝畢。」王君又曰：「我受秘訣於紫元君，言聽教於師雲，此篇當傳諸真人，不但我得而已，子今獲之，太帝命焉。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，以白玉為簡，青玉為字。至華存則為四矣。」於是景林又授夫人《黃庭內景經》，令晝夜存念。讀之萬遍後，乃能洞觀鬼神，安適六府，調和三魂五臟，主華色，反嬰孩，乃不死之道也。於是四真吟唱，各命玉女，彈琴擊鐘吹簫，合節而發歌，歌畢，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，乃寶經之指歸，行事之口訣諸要備訖，徐乃別去。是時，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　敖，青童命東華玉女煙景珠擊西盈之鐘，　谷袖王命神林玉女賈屈廷吹鳳唳之簫，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虛拊九合玉節，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，青童吟太霞之曲，神王諷晨啟之章，清虛詠駕颼之詞。既散後，諸真元君，日夕來降，雖幼彥隔壁，寂然莫知。其後幼彥物故，值天下荒亂，夫人撫養內外，旁救窮乏，亦為真仙默示其兆，知中原將亂，攜二子渡江。璞為庾亮司馬，又為溫太真司馬，後至安成太守，遐為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將。夫人自洛邑達江南，盜寇之中，凡所過處，神明保佑，常果元吉。二子位既成立，夫人因得冥心齋靜，累感真靈，修真之益，與日俱進。凡住世八十三年，以晉成帝鹹和九年歲在甲午，王君復與青童、東華君來降，授夫人成藥二劑，一曰遷神白騎神散，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，使頓服之。稱疾不行，凡七日，太乙玄仙遣颼車來迎，夫人乃托劍化形而去，徑入陽洛山中。明日，青童君、太極四真人、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，讀《大洞真經》，並分別真經要秘，道陵天師又授明威章奏，存祝吏兵符　之訣。眾真各B至訓，三日而去。道陵所以遍教委曲者，以夫人在世當為女官祭酒，領職理民故也。夫人誦經萬遍，積十六年，顏如少女。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、金闕聖君、南極元君，共迎夫人白日升天。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，太微帝君、中央黃老君、三素高元君、太上玉晨太道君、太素三元君、扶桑太帝君、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，授天人玉劄金文，位為紫虛元君，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，比秩仙公，使治天臺大霍山洞臺中，主下訓奉道，教授當為仙者，男曰真人，女曰元君。夫人受錫事畢，王母及金闕聖君、南極元君各去，使夫人於王屋小有天中，更齋戒二月畢。九征元君、龜山王母、三元夫人眾諸真仙，並降於小有清虛上。宮絳房之中，時夫人與王君為賓主焉，設瓊酥玉酒，金觴四奏，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。九靈合節，八音靈際，王母擊節而歌，三元夫人彈雲　敖而答歌，余真各歌。須臾，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嶽迎官並至，虎旗龍輦，激耀百里中。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，俱詣天臺霍山臺，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，宴會二日二夕，共適於霍山。夫人安駕玉宇，然後各別。初，王君告夫人曰：「學者當去疾除病。」因授甘草谷仙方，夫人

服之。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，事甚詳悉。又述《黃庭內景註》，敘青精飢　飯方，後屢降茅山。子璞後至侍中，夫人令璞傳法於司徒瑯琊王舍人楊羲、護軍長史許穆、穆子玉斧，並皆升仙。陶貞白《真誥》所呼南真，即夫人也。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，謂楊君曰：「修道之士，不欲見血肉，見雖避之，不如不見。」又雲：「向過東海中，波聲如雷。」又雲：「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《寶神經》，昔從紫微夫人所受，吾亦有是西宮定本，即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，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。因授書雲：『若夫仰擲雲輪，總轡太空，手攜宵煙，足陟王庭，身升帝闕，披寶　翕青，論九玄之逸度，沈萬椿之長生。真言玄朗，高譚玉清。今則回靈塵埃，訓我弟子，周目五濁，勞神臭腥。子所營者道，研詠者妙，道妙既得，吾子加之，慮斯蕩散，念且慎之。』仍雲：「河東桐柏山之西頭，適崩二百余丈。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虛宮，授真仙之籍，得失之事，頓落四十七人，復上者三人耳。固當洗心虛邁，勤註理盡，心殫意竭，如履冰火。久久如此，仙道亦不隱矣。但在莊敬丹到，而絕淫色之念也。若抱淫欲之心，行上真之道者，清官所落，皆此輩也。豈止落名生籍，方將被考於三官也。勉之慎之！宗道者貴無邪，棲真者安恬愉，至寂非引順之主，淡然非教授之匠。故當困煩以領無耳，為道者精則可矣，有精而不勤，能而不專，無益也。要在吝心消豁，穢念疾開，可以數看東山，勤望三秀，差復益耳。言者性命之全敗，信者得失之關龠，張良三期，可謂篤道而明心矣。」又曰：「得道去世，或顯或隱，托體遺跡者，道之隱也。昔有再酣瓊液而叩棺，一服刀圭而屍爛，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，賈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，黃帝火九鼎於荊山，尚有喬嶺之暮。李玉服雲散以潛升，猶頭足異處，墨狄飲虹丹以沒水，寧生服石腦而赴火，務光翦薙以入清冷之泉，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，如此之比，不可勝紀。微乎得道，趣舍之跡，固無常矣。保命君曰：『所謂屍解者，假形而示死，非真死也。』南真曰：『入死必視其形，如生人者，屍解也，足不青、皮不皺者，亦屍解也。目落不光（明鈔本作目光不落），無異生人者，屍解也，　盡落而失形骨者，屍解也。白日屍解，自是仙矣。若非屍解之例，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，肉脫脈散，血沈灰爛，而五臟自生，骨如玉，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，或三十年、二十年、十年、三年，當血肉再生，復質成形，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，此名煉形。太陰易貌，三官之仙也。』天帝雲：『太陰煉身形，勝服九轉丹。形容端且嚴，面色似靈雲。上登太極闕，受書為真人。』是也。若暫遊太陰者，太一守屍，三魂營骨，七魄侍肉，胎靈錄氣，皆數滿再生而飛天。其用他藥屍解，非是靈丸者，即不得返故鄉，三官執之也。其死而更生者，未殮而失其屍，有形皮存而無者，有農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，有　脫而形飛者，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，皆屍解也。白日解者為上，夜半解者為下。向晚向暮去者，為地下主者，此得道之差降也。夫人之修道，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，似由多言而守一，多端而期苟免也。是以層巢頹枝而墜落，百勝失於一敗，惜乎！通仙之才，安可為二豎子而致斃耶。智以無涯傷性，心以欲惡蕩

真，豈若守根靜中，棲研三神，彌貫萬物，而洞玄鏡寂，混然與泥丸為一，而內外均福也。真人歸心於一，任於永信，心歸則正，神和信順，利真之兆，自然之感，無假兩際也。若外見察觀之氣，內有慍結之哂，有如此者，我見其敗，未見其立。地下主者，乃下道之文官；地下鬼師，乃下道之武官。文解一百四年一進，武解倍之。世人勤心於嗜欲，兼味於清正，華目以隨世，畏死而希仙者，皆多武解，屍之最下也。」夫人與眾真吟詩曰：「玄感妙象外，和聲自相招。靈雲郁紫晨，蘭風扇綠軺。上真宴瓊臺，邈為地仙標。所期貴遠邁，故能秀穎翹。玩彼八素翰，道成初不遼。人事胡可預？使爾形氣消。」夫人既遊江南，遂於撫州並山立靜室，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。歲久羌梗，蹤跡殆平。有女道士黃靈徽，年邁八十，貌若嬰孺，號為花姑。特加修飾，累有靈應。夫人亦寓夢以示之，後亦升天。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《後仙傳》。大歷三年戊申，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，立碑以紀其事焉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五八，雲出《集仙錄》及《本傳》）

明星玉女

明星玉女者，居華山，服玉漿，白日升天。山頂石龜，其廣數畝，高三仞，其側有梯磴，遠皆見。玉女祠前有五石臼，號曰玉女洗頭盆，其中水色，碧綠澄澈，雨不加溢，旱不減耗，祠內有玉石馬一匹焉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五九）

南陽公主

漢南陽公主，出降王鹹，屬王莽秉政。公主夙慕空虛，崇尚至道，每追文景之為理世，又知武帝之世，累降神仙，謂鹹曰：「國危世亂，非女子可以扶持，但當自保恬和，退身修道，稍遠囂競，必可延生。若碌碌隨時進退，恐不可免於支離之苦、奔迫之患也。」鹹曰黽俯世祿，未從其言。公主遂於華山結廬，棲止歲余，精思苦切，真靈感應，遂舍廬室而去。人或見之，徐徐絕壑，秉雲氣冉冉而去。鹹入山追之，越巨壑，升層巔，涕泗追望，漠然無跡，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，前而取之，已化為石，因謂為公主峰。潘安仁為記，行於世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五九）

程偉妻

漢期門郎程偉妻，得道者也，能通神變化，偉不甚異之。偉當從駕出行，而服飾不備，甚以為憂，妻曰：「止闕衣耳，何愁之甚耶？」即致兩匹縑，忽然自至。偉亦好黃白之術，煉時即不成，妻乃出囊中藥少許，以器盛水銀，投藥而煎之，須臾成銀矣。偉欲從

之受方，終不能得，雲：「偉骨相不應得。」逼之不已，妻遂蹶然而死，屍解而去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五九）

張玉蘭

張玉蘭者，天師之孫、靈真之女也，幼而潔素，不茹葷血。年十七歲，夢赤光自天而下，光中金字篆文，繚繞數十尺，隨光入其口中，覺不自安，因遂有孕，母氏責之，終不言所夢，唯侍婢知之。一旦謂侍婢曰：「吾不能忍恥而生，死而剖腹，以明我心。」其夕無疾而終，侍婢以白其事，母不欲違，冀雪其疑。忽有一物如蓮花，自　其腹而出，開其中，得素金書本際經十卷，素長二丈許，幅六七寸，文明甚妙，將非人功。玉蘭死旬月，常有異香，乃傳寫其經而葬玉蘭。百余日，大風雷雨，天地晦螟，失經，其玉蘭所在墳壙自開，棺蓋飛在巨木之上，視之，空棺而已。今墓在益州，溫江縣女郎觀是也。三月九日是玉蘭飛升之日，至今鄉裏常設齋祭之。靈真即天師之子，名衡，號曰嗣師，自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，於陽平化白日升天。玉蘭產經得道，當在靈真上升之後，三國紛兢之時也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六==）==

王妙想

王妙想，蒼梧女道士也。辟谷服氣，住黃庭觀邊之水傍，朝謁精誠，想念丹府，由是感通。每至月旦，常有光景雲物之異，重嶂幽壑，人所罕到，妙想未嘗言之於人。如是歲余，朔旦忽有音樂，遙在半空，虛徐不下，稍久散去。又歲余，忽有靈香郁烈，祥雲滿庭，天樂之音，震動林壑，光燭壇殿，如十日之明，空中作金碧之色，ピ　龕亂眼，不可相視。須臾，千乘萬騎，懸空而下，皆乘麒麟鳳凰、龍鶴天馬，人物儀衛數千，人皆長丈余，持戈戟兵杖，旌幡幢蓋。良久，乃鶴蓋鳳車，導九龍之輦，下降壇前。有一人羽衣寶冠，佩劍曳履，升殿而坐，身有五色光赫然，群仙擁從亦數百人，妙想即往視謁，大仙謂妙想曰：「吾乃帝舜耳，昔勞厭萬國，養道此山，每欲誘教後進，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者，且大道在於內，不在於外，道在身，不在他人。玄經所謂修之於身，其德乃具，此蓋修之自己，證仙成真，非他人所能致也。吾睹地司奏，汝於此山三十余歲，始終如一，守道不邪，存念貞神，遵稟玄戒，汝亦至矣。若無所成證，此乃道之棄人也。《玄經》雲：『常善救物，而無棄物。』道之布惠周普，念物物皆欲成之，人人皆欲度之，但是世人福果單微，道氣浮淺，不能精專於道，既有所修，又不勤久，道氣未應，而己中怠。是人自棄道，非道之棄人也。汝精誠一至，將以百生千生，望於所誠，不怠不退，深可悲湣。吾昔遇太上老君，示以《道德真經》，理國理身，度人行教，此亦可

以亙天地、塞乾坤、通九天、貫萬物，為行化之要、修證之本，不可譬論而言也。吾常銘之於心，布之於物，弘化濟俗，不敢斯須輒有怠替，至今稟奉師匠，終劫之寶也。但世俗浮詐迷妄者多，嗤謙光之人，以為懦怯；輕退身之道，以為迂劣；笑絕聖棄智之旨，以為荒唐；鄙絕仁棄義之詞，以為勁捷，此蓋迷俗之不知也。玄聖之意，將欲還淳復樸，崇道黜邪，斜徑既除，至道自顯，淳樸已立，澆兢自祛，此則裁制之義無所施，兼愛之慈無所措，昭灼之聖無所用，機譎之智無所行。天下混然，歸乎大順，此玄聖之大旨也，奈何世俗浮偽，人奔奢巧，帝王不得以靜理，則萬緒交馳矣；道化不得以坦行，則百家紛競矣。故曰：「人之自迷，其日固久，若洗心潔己，獨善其身，能以至道為師資，長生為歸趣，亦難得其人也。』吾以汝修學勤篤，暫來省視。爾天骨宿稟，復何疑乎？汝必得之也。吾昔於民間，年尚沖幼，忽感太上大道君降於曲室之中，教以修身之道、理國之要，使吾瞑目安坐，冉冉乘空，至南方之國曰揚州。上直牛鬥，下瞰淮澤，入十龍之門，泛昭回之河，瓠瓜之津，得水源號方山。四面各闊千里，中有玉城瑤闕，雲九疑之山。山有九峰，峰有一水。九江分流其下，以註六合，周而復始，溯上於此，以灌天河，故九水源出此山也。上下流註，周於四海，使我導九州，開八域，而歸功此山。山有三宮，一名天帝宮，二名紫微宮，三名清源宮。吾以歷數既往，歸理此山，上居紫微，下鎮於此。常以久視無為之道，分命仙官，下教於人。夫諸天上聖，高真大仙，潛劫歷不常，代運流轉，陰陽倚伏，生死推遷，俄爾之間，人及陽九百六之會，孜孜下教，以救於人，愈切於世人之求道也。世人求道，若存若亡，系念存心，百萬中無一人勤久者，天真憫俗，常在人間，隱景化形，隨方開悟，而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教者。古有言曰：『修道如初，得道有余。』多是初勤中惰，前功並棄耳。道豈負於人哉！汝布宣我意，廣令開曉也。此山九峰者，皆有宮室，命真官主之，其下有寶玉五金，靈芝神草，三天所鎮之藥，太上所藏之經，或在石室洞臺，雲崖嵌谷，故亦有靈司主掌，巨虬猛獸，　蛇毒龍，以為備衛。一曰長安峰，二曰萬年峰，三曰宗正峰，四曰大理峰，五曰天寶峰，六曰廣得峰，七曰宜春峰，八曰宜城峰，九曰行化峰，下有宮闕，各為理所。九水者，一曰銀花水，二曰復淑水，三曰巢水，四曰許泉，五曰歸水，六曰沙水，七曰金花水，八曰永安水，九曰晉水，此九水支流四海，周灌無窮。山中異獸珍禽，無所不有，無毒螫鷙ㄑ之物，可以度世，可以養生，可以修道，可以登真也。汝居山以來，未嘗遊覽四表，拂衣塵外，遐眺空碧，俯睇岑巒，固不可得而知也。吾為汝導之，得不勉之、修之，佇駕景策空，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。」於是命侍臣，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丸授之而去。如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。十年後，妙想白日升天，茲山以舜修道之所，故曰道州營道縣。（出《太平廣記》卷六一）

成公智瓊

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，字義起，以嘉平中夕獨宿，夢有神女來從之，自稱天上玉女，東郡人，姓成公，字智瓊，早失父母，上帝哀其孤苦，令得下嫁。超當其夢也，精爽感悟，美其非常人之容，覺而欽想，如此三四夕。一旦顯然來，駕輜　車，從八婢，服羅綺之衣，姿顏容色，狀若飛仙，自言年七十，視之如十，五六，車上有壺　，清白琉璃，飲啖奇異，饌具醴酒，與超共飲食。謂超曰：「我天上玉女，見遣下嫁，故來從君。蓋宿時感運，宜為夫婦，不能有益，亦不能為損，然常可得駕輕車肥馬，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，繒素可得充用不乏。然我神人，不能為君生子，亦無妒忌之性，不害君婚姻之義。」遂為夫婦。贈詩一篇曰：「飄搖浮勃逢，敖曹雲石滋。芝英不須潤，至德與時期。神仙豈虛降，應運來相之。納我榮五族，逆我致禍災。」此其詩之大較。其文二百余言，不能悉舉。又著易七卷，有卦有象，以彖為屬，故其文言，既有義理，又可以占吉兇，猶楊子之太玄，薛氏之中經也，超皆能通其旨意，用之占候，經七八年，父母為超取婦之後，分日而燕，分夕而寢，夜來晨去，攸忽若飛，唯超見之，他人不見也。每超當有行來，智瓊已嚴駕於門，百里不移兩時，千里不過半日。超後為濟北王門下掾，文欽作亂，魏明帝東征，諸王見移於鄴宮，宮屬亦隨監國西徙，鄴下狹窄，四吏共一小屋，超獨臥，智瓊常得往來，同室之人，頗疑非常。智瓊止能隱其形，不能藏其聲，且芬香之氣，達於室宇，遂為伴吏所疑。後超嘗使至京師，空手入市，智瓊給其五匣弱緋，五端　　，采色光澤，非鄴市所有。同房吏問意狀，超性疏辭拙，遂具言之。吏以白監國，委曲問之，亦恐天下有此妖幻，不咎責也。後夕歸，玉女己求去曰：「我神仙人也，雖與君交，不願人知，而君性疏漏，我今本末已露，不復與君通接。積年交結，恩義不輕，一旦分別，豈不愴恨，勢不得不爾，各自努力矣。」呼侍禦下酒啖，發簏，取織成裙衫兩襠遺超，又贈詩一首，把臂告辭，涕零溜漓，肅然升車，去若飛流，超憂感積日，殆至委頓。去後積五年，超奉郡使至洛，到濟北魚山下，陌上西行，遙望曲道頭，有一馬車，似智瓊，驅馳前至，視之果是，遂披帷相見，悲喜交至，授綏同乘至洛，克復舊好。至太康中猶在，但不日月往來。三月三日，五月五日，七月七日，九月九日，月旦十五，每來，來輒經宿而去。張茂先為之賦神女，其序曰：「世之言神仙者多矣，然未之或驗，如弦氏之歸，則近信而有征者，甘露中，河濟間往來京師者，頗說其事，聞之常以鬼魅之妖耳。及遊東土，論者洋洋，異人同辭，猶以流俗小人，好傳浮偽之事，直謂訛謠，未遑考核，會見濟北劉長史。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，親見義起，受其所言，讀其文章，見其衣服贈遺之物，自非義起凡下陋才所能構合也。又推問左右知識之者，雲：『當神女之來，鹹聞香薰之氣，言語之聲。』此即非義起淫惑夢想明矣。又人見義起強甚，雨行大澤中而不沾濡，益怪之，鬼魅之近人也，無不羸病損瘦，今義起平安無恙，而與神人飲燕寢處，縱情兼欲，豈不異哉！」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六一）

龐女

龐女者，幼而不食，常慕清虛，每雲：「我當升天，不願住世。」父母以為戲言耳，因行經東武山下，忽見神仙飛空而來，自南向北，將逾千里，女即端立，不敢前進。仙人亦至山頂不散，即便化出金城玉樓，　　宮珠殿，彌滿山頂。有一人自山而下，身光五色，來至女前，召女升宮闕之內。眾仙羅列，儀伏肅然，謂曰：「汝有骨　，當為上真，太上命我授汝以靈寶赤書五篇真文，按而行之，飛升有期矣。昔阿丘曾皇妃，皆奉行於此，證位高真，可不勤耶！」既受真文，群仙亦隱，十年之後，白日升天。其所遇天真處東武山者，即今庚除化也。其後道士張方，亦居此山，於石室中棲止，常有赤虎來往室外，方不為懼，亦得道升天，龐女一本作逄字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六一）

褒女

褒女者，漢中人也。褒君之後，因以為姓，居漢沔二水之間，幼而好道，沖靜無營。既笄，浣紗於濾水上，雲雨晦冥，若有所感而孕，父母責之，憂患而疾，臨終謂其母曰：「死後見葬，願以牛車載送西山之上。」言訖而終。父母置之車中，未及駕牛，其車自行，逾沔漢二水，橫流而渡，直上濾口平元山頂，平元即濾口化也。家人追之，但見五雲如蓋，天樂駭空，幢節導從，見女升天而去，及視車中，空棺而已。邑人立祠祭之，水旱祈禱俱驗，今濾口山頂有雙轍跡猶存。其後陳世安亦於此山得道，白日升天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六一）

李真多

李真多，神仙李脫妹也。脫居蜀金堂山龍橋峰下修道，蜀人歷代見之，約其往來八百余年，因號曰李八百焉。初以周穆王時，居來賓漢棲玄山，合九華丹成，雲遊五嶽十洞二百余年，於海上遇飛陽君，授水木之道，還歸此山，煉藥成。又去數百年，或隱或顯，遊於市朝。又登龍橋峰，作九鼎金丹，丹成已八百年。三於此山學道，故世人號此山為三學山，亦號為賢山。蓋因八百為號，丹成試之，抹於崖石上，頑石化玉，光彩瑩潤，試藥處於今尚在，人或鑿崖取之，即風雷為變。真多隨兄修道，居綿竹中，今有真多古跡猶在，或來往浮山之側，今號真多化，即古浮山化也，亦如地肺得水而浮。真多幼挺仙姿，耽尚玄理，八百授其朝元默貞之要，行之數百年，狀如二十許人耳，神氣莊肅，風骨英偉，異於弱女之態，人或見之，不敢正視。其後太上老君與玄古三師，降而度之，

授以飛升之道，先於八百白日升天。化側有潭，其水常赤，乃古之神仙煉丹砂之泉。浮山亦名萬安山，上有二師井，飲之愈疾，今以真多之名，故為真多化也。八百又於什邡仙居山，三月八日白日升天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六一）

魯妙典

魯妙典者，九嶷山女官也。生即敏慧高潔，不食葷飲酒。十余歲，即謂其母曰：「旦夕聞食物臭濁，往往鼻腦疼痛，願求不食。」舉家憐之，復知服氣餌藥之法。居十年，常悒悒不樂，因謂母曰：「人之上壽，不過百二十年，哀樂日以相害，況女子之身，豈可復埋沒貞性，混於凡俗乎？」有麓床道士過之，授以《大洞黃庭經》，謂曰：「《黃庭經》，扶桑大帝君宮中金書，誦詠萬遍者，得為神仙，但在勞心不倦耳。」經雲：『詠之萬遍升三天，千災已消百病痊。不憚虎狼之兇殘，亦已卻老年永延。』居山獨處，詠之一遍，如與十人為侶，輒無怖畏。何者？此經召集身中諸神，澄正神氣，神氣正則外邪不能幹，諸神集則怖畏不能及，若形全神集，氣正心清，則徹見千里之外，纖毫無隱矣。所患人不能知，知之而不能修，修之而不能精，精之而不能久。中道而喪，自棄前功。不惟有玄科之責，亦將流蕩生死，苦報無窮也。」妙典奉戒受經，入九嶷山，巖棲靜默，累有魔試，而貞介不撓。積十余年，有神人語之曰：「此山大舜所理，天地之總司，九州之宗主也。古有高道之士，作三處麓床，可以棲庇風雨，宅形念貞，歲月既久，旋皆朽敗，今為制之，可以遂性宴息也。」又十年，真仙下降，授以靈藥，白日升天。初，妙典居山，峰上無水，神人化一石盆，大三尺，長四尺，盆中常自然有水，用之不竭。又有大鐵臼，亦神人所送，不知何用，今並在上。仙壇石上，宛然有仙人履跡，及（及原作各，據明鈔本改）古鏡一面，大三尺，鐘一口，形如偃月，皆神人送來，並妙典升天所留之物，今在無為觀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六二）